

长篇历史小说

# 大唐渤海国

第三部·渤海建国

刘沛东·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# 大唐渤海国

## 第三部·渤海建国

刘沛东·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大唐渤海国 / 刘沛东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2. 11

ISBN 978 - 7 - 5034 - 3575 - 1

I. ①大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43066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[www.wenshipress.com](http://www.wenshipress.com)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3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51.5 字数: 80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90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第三部  
渤海建国



## 第四十三章 初露锋芒

乞乞仲象十年不改其志，一心将散沙般的靺鞨统一起来，而今这信念越发理性，越发坚定了。此前他同意留在松漠，表面看是李尽忠许诺决不限其发展，且全力支持这千秋伟业。于是他率领千余胜兵及其眷属在翌年三月中旬向北迁徙，四月上旬到达松漠都督府驻地。李尽忠在城堡外辟出地盘，让他们建囿栅开田种地，大都督派人相助，很快诸事完结。待一切安顿下来，乞乞仲象方才知李尽忠只是送他一个空头许诺。在广袤的契丹统治区，根本不具备靺鞨发展的环境。数百里见不到同族，扩大势力的路，早被无边的沙漠阻断了。

其实乞乞仲象投靠契丹，多少有点儿身不由己，李尽忠的王者之心深不可测，尽管大都督对自己恭而敬之，但若不答应留下，刚蛋儿便回不得营州，诚如妻子杂哈他噶所说：“刚蛋儿被扣了人质了。”而儿子是他的希望，是他的事业所系。乞乞仲象权衡其势，最终把刚蛋儿的成长列到首位，他要竭尽全力培育这棵“小树”，使其成才，松漠这所“封闭的学堂”之于刚蛋儿，或许要比在营州强得多。反正李尽忠留下了话，待智勇双全的孙万荣回松漠后，他就可以自便了。在统一、强悍的契丹族中生活、历练，对刚蛋儿来说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，正所谓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想到这些，乞乞仲象的心倒安定下来了，踏踏实实地当他的舍利。

舍利这官系李尽忠因人设职，是个虚衔，只给大都督当高参，而这高参却非同小可。不久，李尽忠便授权乞乞仲象专司训练军队。一时间，舍利便成了契丹大联盟军中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大人物，教练场上尽可以发号施令，李楷固以下将官，悉数听命，直如现今军队中的总参谋长。这即刻在契丹军中掀起轩然大波：“契丹没有人啦！怎么让个靺鞨来管咱？”李尽忠亲自出面说项，众将还是口服心不服。于是李追出十几步，他吉哈果然速度变缓，待额力托跟进，突返身铁枪闪电般直刺其咽喉。额力托早有防备，猛发力将枪向外一拨，砰然乍响，他吉哈大枪脱手而飞。



### 第四十三章 初露锋芒

额力托一声狂笑，越马起人的刹那，抡大枪向他吉哈门面砸来。他吉哈亦有防备，一个金刚铁板桥的功夫平仰马背上。额力托大枪走空，收势急欲拨马补枪，忽觉背后遭一重击，是他吉哈以剑面在其肩背奋力一抽，额力托翻身落马。

尽忠倡议举行联盟军中擂台赛，一则再试乞乞仲象的本事，二来选拔一批军中将官。乞乞仲象素不好显露，他的出擂，全为给儿子做出样子。擂台赛摆了十几天，乞乞仲象独占鳌头，连军中上将李楷固等辈，亦在百十个回合内败北，于是军中大服，而最心悦诚服者，要数刚蛋儿。李尽忠则收得一石二鸟之效，凡在擂台赛中有上佳表现者，均得军中要职。

大舍利乞乞仲象尽心尽职，把李谨行当年训练军队的招儿法全盘端出，未及半年，契丹军力大增，这位靺鞨大舍利也因之名声响亮。光阴荏苒，迅迅乎三载一晃而过，李尽忠的五万军队，已成精锐之师。恰这时，长期宿卫质于大唐的孙万荣（李尽忠的妻兄）载誉而归，则天武后授孙万荣右玉钤卫大将军，归诚州刺史，晋爵永乐县男。孙万荣精于兵法，深通谋略，更使契丹精锐如虎添翼。乞乞仲象见好就收，借机向李尽忠请辞。李尽忠思忖再三，知乞乞仲象志在必去，于是多有馈赠，并约定但北疆有事，你我可要协力同心，乞乞仲象慨然许诺。于是乞乞仲象的一千军士及眷属在垂拱二年（公元686年）春，南迁回到营州北侧大凌河畔的失阿利氏族噶栅。

三年前期盼的“收之桑榆”，大获未料之得，随来的一千军士，直如现今步入高等军事学院深造，毕业时，成为精锐中的精锐。尤其是刚蛋儿等十八名童子军，个个武艺高强，出类为军中十八虎，十八岁的刚蛋儿，又在其中拔乎其萃。三岁忙牛十八岁汉，他已长成了精壮、威猛的汉子，其人身高八尺，虎背狼腰，身形矫健；红脸膛棱角分明，重眉下的锐眼深邃生动，面貌酷似乞乞仲象，却又多几分灵气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“刚蛋儿”这名字不翼而飞了，人们叫起了他的大号——他吉哈（其意汉译为老虎）。正如乞乞仲象期望的，他吉哈在松漠“这所封闭的学堂里”得到了在营州一带不易得到的东西。这期间，他吉哈竟与书结了缘，这是乞乞仲象已经放弃了期望。

想当年，乞乞仲象用柳条训练童子军时，曾苦口婆心地给孩子们讲“吴下阿蒙”读书的故事，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，却未出现他当年听刘铁英讲述时的那种心灵的震撼。乞乞仲象不是教育家，他不知道环境对蒙童教育的重要，柳条打不出孩子读书的兴趣，而李尽忠雅致而宽敞的书房却让他吉哈顺其自然地和书交上了朋友。算来李尽忠该是他吉哈的开蒙老师，而这位老师却是无为而治，师父领进门后，便再无一句劝导的话，这令乞乞仲象大有“无心插柳”的意外收获。原来李尽忠酷爱读书，亦有大



量藏书，每天公事之余，他便躲进自己的安乐窝——书房中畅游文海。乞乞仲象来松漠后，很快加入这游历之中，两个静心苦读，间或交流所获，甚是相得。李尽忠有个习惯，读书时旁人不得打扰，自从与乞乞仲象结伴同游起，书房更成了禁地，无敢涉足者，独有一人例外，即他吉哈（当时人们还叫他刚蛋儿）。松漠大都督很喜欢这个刚勇、聪慧又机灵的小伙子，料其必成大器；刚蛋儿也非常佩服武艺超群、雄心勃勃的李尽忠，视其为楷模。刚蛋儿与都督府上下皆熟，空闲时便常来玩耍。头一次进大都督的书房，便被两位长辈孜孜苦读的情景深深吸引了，他坐在一旁，双手支着下巴，眼睛盯着两个雕塑般的读书人，一坐就个把时辰。当晚回家，刚蛋儿问：“阿玛，书那么好看吗？你和大都督一看就老长时间。”乞乞仲象深知易子而教的古训，没有正面回答，说道：“这事嘛，明天你问大都督。”其实这一问，教乞乞仲象心头一热，翌日便把这信息传递给李尽忠，托付道：“仰仗贤弟了。”李尽忠会意，笑而应之。当天上午练兵小憩间，刚蛋儿忍不住动问，李尽忠认真地说：“娃娃，你哪里知道，书中有无尽珍宝，我不读书，哪能当这个大都督？”话出于八面威风的李尽忠之口，直如重锤敲在刚蛋儿心上，他接着问道：“大都督，我想读书，你说先看哪一本好？”乞乞仲象在旁大喜，脱口说道：“《汉书·项羽传》。”李尽忠笑道：“确实，这书甚好。”从此，李尽忠的书房中就多了一个小学子。大都督未负重托，终引导刚蛋儿登堂入室，乞乞仲象感激不尽，竭尽职守以报。刚蛋儿终于爱上了书，白天看不够，就把书借回家挑灯夜读。乞乞仲象心中甚喜，焉知今天刚蛋儿的行动，与孩子前几年的经历，尤其是吃过千般苦很是相关，苦难的价值，实不可量。

一读书问题就来了，这一天刚蛋儿问大都督：“项羽不读书，也能独霸天下，可见这读书……”乞乞仲象闻言一愣，直向李尽忠使眼色，心里竟然有点儿紧张。李尽忠笑答：“读书的要义，在通晓天下事。项羽不读书，能独霸天下，却难占有天下，短短五年就败得一塌糊涂，为啥呢？就是不读书嘛！”刚蛋儿大为信服，继续孜孜于学，乞乞仲象也松了一口气。从此，刚蛋儿心目中的英雄，在阿玛和李尽忠之外，又多了个项羽，他要当个爱读书的楚霸王。李尽忠非常喜欢刚蛋儿，此后把自身武艺悉数传与他。临别之际，又把自己心爱的宝剑慨然相送，而这口削铁如泥、吹毛断发的宝剑在十年之后，真真救了刚蛋儿的性命。

大凌河畔的景色依然是那么美，两岸草木郁郁葱葱，澄碧的河水泛着涟漪欢快地流，初夏的艳阳殷勤地光顾着青山绿水，沐浴着站在河边沙滩上的乞乞仲象父子。乞乞仲象雄心勃勃，从松漠归来后，即着手扩张势力。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令族人瞠目，这是他犹豫许久，直到儿子当了三年奴子后方才决断。他以大酋长的名义宣告本氏族奴子为族人，甚至在左近噶栅买来奴子，宣告他们的解放，此举大得人心，武装迅速扩大。而后策划招兵买马，他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。乞乞仲象踌躇满志，未料迎头撞在一堵墙上，设墙者正是营州新任都督赵文翔。此公精明强干，忠勇兼备，政声颇佳，未及不惑之年即官至封疆大吏，汉族官员任此职，他是头一个。赵文翔颇想在北疆干一番大事业，上任伊始便微服考察，集所得开始推行内地的治理方式，要旨有三：一是实行税制；次是屯田集粮，建立义仓；三是整编北疆各族军队。赵文翔向朝廷奏请实施，并承诺，比及三五年，但凡北疆有战争，营州可以独立支持，不用朝廷出兵出粮。三天前，赵文翔向营州所辖各族酋长宣朝廷敕令，推出他强制的三条，激起反响。震动最大的要属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二人，前者正要扩张势力成就大事；后者因燕国公李谨行之死，对朝廷一肚子火。其余的酋长们嗷嗷了一阵子也就罢了，起始确定的税额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乞乞仲象手中的军队被拦腰切了一刀，总算把从松漠带回的精锐留在了自己身边，但他很快得知难于伸展，因为赵文翔下了死令，各噶栅武装只对本族尽守卫之责，其调动及减员的补充须报都督府批准。

一堵厚墙阻住了前行的路，乞乞仲象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方略。今天，他怀揣一直珍藏的沙包，带他吉哈来到大凌河边，给儿子讲了十八年前在此地的奇遇引发的故事。儿子很聪明，立刻懂得了阿玛的用意，他双手捧着沙包凝神思索，犹如一尊雕塑。半晌儿，他动情地说：“阿玛，孩儿明白了。从今以后，我跟着阿玛打咱鞑鞑的天下。”乞乞仲象第一次看到他吉哈专注的神态，一股欣慰的暖流涌上心头：“这孩子真长大了！”听罢儿子的话，不禁动情地说：“孩子，你这句话，阿玛盼十八年了！可打咱鞑鞑的天下，又谈何容易？”接着，乞乞仲象把赵文翔传朝廷敕令一节说给他听。他吉哈双眉一竖，怒道：“管他啥都督朝廷，谁挡咱的道，咱就踏它个稀烂！”乞乞仲象的第一反应是：孩子气，勇气可嘉，只可惜无谋。儿子是个好帮手，可主意还须自己拿，而眼下自己也没什么好主意，在他潜意识中，分明感到赵文翔是个强硬的对手。乞乞仲象自觉已被牢牢地控

制了，突然觉得孤掌难鸣，他吉哈的武艺堪称一流，可要成就大事，还需长期历练。这一次精心设计的“托付大事”令乞乞仲象多少有些失望，进而收获了满腹的惆怅：唉！到底是个孩子！

赵文翔大气魄者，雷厉风行，月余便完成了营州周边各族军队的收编，集大军五万多人，各噶栅留守的军队，也登记造册，以备随时调用。他精通武略，素知“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”的道理。刚刚汇集的勇猛军士，若没有好将领带，非但难承担北疆的镇守之责，弄得不好，其自身便是不安定的隐患。有部将提出军中高级将领全部由汉族军人担任，赵文翔以为不胜其弊。他与属下商议良久，决定举行一次大比武，在军中和营州地区广泛选拔人才。赵文翔隐去真实意图，只宣布搞一次庆祝活动，对优胜者予以重奖。他有着深远的打算，人才选拔出来，经过培训，充任各级将领，再对他们施以重恩，这支大军稳定了，北疆也就稳定了。

北疆素兴尚武之风，各族人们之于比武大赛，都看成是天大的喜事。都督府的告示一出，人们奔走相告，摩拳擦掌的氛围使营州周边的噶栅充满喜庆。乞乞仲象的心境却与这氛围大不协调，他从告示的字里行间，读出了赵文翔的真实意图，因而心境越发沉重。他吉哈几次兴冲冲来见阿玛，窥他阴着脸，哪里敢见？只在院子里焦急地打转，刚好被额娘杂哈他噶撞见。

“刚蛋儿！（额娘尚不习惯叫他的大号）干啥哪？不读书，不练武，在这儿转悠啥呀？让你阿玛看见，又该骂你啦！”

他吉哈如见救星，快步奔到额娘跟前，叫道：“额娘！六月初五营州搞大比武，孩儿想试自己的本事，求求你，帮我跟阿玛说说。”

“这是爷们儿的事，你自己去说呗。”

“这几天阿玛阴着脸，我哪敢去呀！弄不好会挨骂。”

“这是好事呀！他哪能骂你呢？”杂哈他噶略加思忖，说道，“这样吧，去给你阿玛送杯热茶，和他说说，顺便提这事，唉！他这几天心事挺重。”

恰这时，大酋长公事房门“咣当”一声开了，乞乞仲象出现在门口，喊道：“他吉哈，进来！”

他吉哈顺从地跨进房门，快步走到桌案前，为阿玛倒了杯茶，恭恭敬敬地送上后，垂手而立。乞乞仲象看着儿子热望的眼神，用手拍了拍桌上的告示，说道：“动心了，想去试试，是吧？”

他吉哈机灵得很，尚猜不准阿玛的用意，暗忖若直言想去，被一句回绝了，反而麻烦，由是迂回试探答道：“还用孩儿想吗？阿玛早替我想好了。”

乞乞仲象心思被一语中的，心里一动，不露声色地问道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他吉哈心里一乐，说：“赵文翔上任后第一次大比武，军中战将都要露面，各路好汉也要一试身手，这个机会，阿玛放过才怪呢。”

这番话乞乞仲象听来颇为受用，口中却说道：“自作聪明，我的心思你哪里知道？这算个啥机会？”

这样的谈话他吉哈早习惯了，从他被柳条逼着练武的时候起，便很少看到阿玛笑，也从未听过夸奖，最多不过是那句口头禅：“唔，还算过得去！”好长一段日子，他吉哈对阿玛敬而远之，因为他打人太狠，而有心里话只愿和额娘说。额娘告诉他吉哈：“阿玛很喜欢你，背后总夸你呢！”他压根不信：“夸啥呀？我才不信呢！打人那么狠。”直到三年前那一番遭遇，他能经受重重磨难顽强地活下来，方悟出柳条橡木棍未尝无功，体会到阿玛用心良苦。后父子在松漠见面，他吉哈在阿玛眼中读出了深切的爱，虽然第二天一早练武时照样用棍子揍他。以后额娘给他讲了阿玛万里寻儿的故事，其时他也长大了，明白了什么是亲情。尽管如此，他吉哈终对阿玛惧怕三分，而适才那带着问号的奚落，他吉哈听出了阿玛的期待，于是认真地说：“阿玛，孩儿近来琢磨着一句话，叫‘十年磨一剑’，说来也怪，悟透这话的含义时，冷丁弄懂了阿玛那天带我去河边的深意。阿玛费尽心血磨砺刚蛋儿十年，如今这把剑该出鞘了。阿玛知道我的本事，也无须逞强露脸，孩儿只是想要成就咱鞑鞑的大事，头一个挡道的就是赵文翔，要对付他，须得知彼知己，比武是个好机会，阿玛哪能放过呢？”

“士别三日真当刮目相看了！”乞乞仲象暗忖道。孩子这番话，句句说在他心坎上。世上的父母最大安慰莫过于子女长进，而他吉哈的话，明显地上了层次。乞乞仲象不动声色，心里甜滋滋的，口中却冒出了言不由衷的话：“唔，还算有点儿道理，去与不去，让我想想再说。”

阿玛脸上瞬息即逝的满意没有逃过他吉哈的眼睛，离开阿玛，他径直去找额娘，兴奋地说：“额娘！阿玛让我说动心了。”

乞乞仲象率领意气扬扬的队伍直奔营州，这百人中有二十名好汉将在比武大赛中一试身手，他们都是唯大酋长马首是瞻的忠勇之士。此前大酋

长做了周密安排，参赛者大抵用化名，只他吉哈除外，因为都督府官员中许多人认识他。

比武场设在营州城南的演兵场，以赵文翔的精明，当然不能让数千各族勇士涌进城内，报名参赛者倒是可以凭证件到城内客店去住。阔大的比武场，四周搭起看台，正北面是高高的点将台，都督府的官员们正忙着受理报名。乞乞仲象率众人在东面选好位置，便命他吉哈带勇士们去报名。一会儿，他吉哈等回来报告大酋长：报名的已有四百多人，三成来自营州军队。好家伙！这得比到猴年马月！嘿！太过瘾啦！啊，对，报名参赛都立了生死状。

辰时整，大都督赵文翔率官员登上点将台落座，已而传令官宣布大赛规则：比武分预赛和决赛。预赛有两项：其一为骑射，选手飞马疾驰，对五十步外的靶子连射三箭，全中为过关；其二，由赵文翔麾下四员大将主考，选手分组依次与四将较量，能战上五十回合者，过关。且说这四员大将，均为军中顶尖高手，他们是：大刀秦怀远，神枪赵文铎，金锤安成大，双刀吕世雄。其中赵文铎为大都督胞弟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被尊为四猛将之首。

骑射一项，已有近百人被淘汰，余者经军中四猛将筛选，只剩四十人，采取分组淘汰制，赵文铎等四员猛将则不参加分组，直接进入最后一轮的决赛。六月初七日酉时，赛场传令官宣布：明日休息一天，六月初九日辰时整，再行比武决赛。

乞乞仲象一行的收获算来不小，入选八位，恰都是当年的童子军。预赛比箭中，多有偶然失手者，丢了再上赛场的资格，比赛残酷，落选者只有望赛场而兴叹，尽管其中不乏高手。两项预赛，他吉哈轻松过关，伙伴们议论说：“大阿哥手下留情，那姓安使金锤的，根本过不了大阿哥三十招。”乞乞仲象心里高兴，口中却斥之曰：“尽是胡说，不知道天外有天吗？”

比武决赛场气势非凡，旌旗猎猎，战鼓咚咚，人头攒动，距决赛尚有一个时辰，教练场四周已是座无虚席，连周边的高树上都爬满了人。辰时整，赵文翔率众高官登上点将台，传令官派属下飞马绕场传令：参加决赛的勇士们入场。恰在这时，人群中蹿出一条汉子，直奔点将台前，口中大嚷：“干啥呀！欺负人哪！凭啥不让咱比武！”

传令官大怒：“何人大胆！敢在教场撒野，来呀！给我绑了！”左近军

士闻令而上，摇枪舞刀，瞬间将壮汉围在核心，有几人操绳索上前捕获。那大汉赤手空拳，却毫无惧色，施展拳脚，早把近前的几个打翻在地，顺手夺一条枪，舞动起来，勇不可挡。场中乱作一团，早恼了台上的金锤将安成大，拍案而起，口中叫嚷着：“是谁吃了豹子胆，取我金锤来！”正往台下闯，赵文翔大声喊住，遂离座走到台前，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这断喝声若洪钟，台下顷刻间静了。赵文翔道：

“看你是个娃娃，还真有点儿本事，近前说话。”

那汉子听是叫他，把手中枪一丢，疾步来到近前，未待问话，便说道：“那可不，我看你坐在最中间儿，定是最大的官，说了算，那你发句话让我比武！”

传令官闻言大怒，喝道：“放肆，见了大都督，还不跪拜！跪下！”

那汉子烦恼而不满，转头嚷道：“你咋呼啥呀！我和大官说话，关你屁事！噢，大官，你看他多不觉味儿！”

传令官怒而羞恼，张嘴欲嚷，被大都督喝退。赵文翔仔细打量，其人身高八尺有余，肩宽胸厚，气壮如牛，一张典型的鞑鞑脸庞，重眉环眼，高颧骨，大嘴叉，络腮胡须，虽势头趋浓，尚未称雄，使得他憨态中透着几分稚气。赵文翔看着便有几分别喜爱，和颜悦色地说：

“你要比武？前几天的预选你没参加吗？”

“别提啦！倒霉透了！那天比箭的时候，头两箭都中了，第三箭，真晦气，我那马刚好踩一块圆溜溜的石头，石头一滚，我屁股底下一颤，箭射偏了，那个管事的官就把我刷了下来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你说，这合理吗？”

“预选不光比箭，还要比武艺，入选的这些勇士，都和我的几员大将打了五十多个回合。”

“五十个回合算啥呀！叫你哪一个大将上来，用不了五十回合，我就把他打扁啦！那天我箭射偏了，就不让我上了。大官，求你了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是背着阿玛偷偷跑出来的，回去要是连毛都没捞着，阿玛非揍扁我不可。”

“你阿玛是谁呀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阿玛叫乞四比羽，打我下手可狠啦！”

赵文翔乍出惊喜，原来如此，真可谓将门虎子，由是说道：“好，给你个机会，先和我的大将比一场，你胜了，参加比武，败了，谁也怨不得！”

那大汉一听乐得咧嘴哈哈几声，说道：“那行，那行，你这个大官挺好的。”说罢转身要走。

“且慢，”赵文翔叫住汉子问道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多大了？”

“我叫额力托，今年二十三岁。”

“好吧，额力托，下去准备，一会儿上场比武。”

乞乞仲象等人坐在教场东侧看台上，眼见传令兵举令旗从东西两侧传令，知道这是召勇士们入场，便嘱咐他吉哈等几个小兄弟做好准备。未料点将台前乱糟糟打了起来，传令兵打马折回，又见赵文翔到台前和台下的汉子说话后，复其位。而后传令兵打马再次冲出，高举令旗喊道：“传大都督令！首场由大将赵文铎迎战燕州勇士额力托！额力托要胜了，可入局参赛。”乞乞仲象早见过赵文铎身手，这额力托要以胜出入局，既敢应承，必是来者不善，正思忖间，战鼓震天乍响，赵文铎、额力托从东西两侧入场，到场中也不搭话便交起手来。两个都使枪，有道是枪走一条线，以快捷见长，而这兵刃在二人手上，更是非同小可，只见枪走龙蛇，动如雷霆，疾如闪电。场中争锋叱咤，观者眼花缭乱，二人身形气力相当，都凶猛刚烈，打法相同，硬对硬，雷对雷，恰是猛张飞与猛张飞的碰撞，大战了三十多个回合，难分高下。

看台上的乞乞仲象奇怪，这额力托的枪法恁般熟悉，施展开来，觉与自家枪法如出一辙，出招儿变招儿运用得心应手，圆润纯熟，决无半点破绽，细看那身材体貌，心中也料得了七八分。再看他那对手，枪法圆熟老道。沙场之上，情势瞬息万变，险象环生，万一失手，岂不惜哉，乞乞仲象不禁为额力托捏一把汗。这时场上二人已战了八十多个回合，犹越战越勇，恰这时，点将台上一阵铜锣响，继而传令兵驰马举令旗到，喊道：“大都督令！额力托入选！”全场欢声雷动，为额力托叫好。额力托犹为兴奋，绕场一圈，举枪致意。乞乞仲象心中一块石头落地，待额力托来到近前，仔细打量，嘿！分明是小乞四比羽！

入局选手四十一人（含额力托），依如现今体育比赛的排扣丝淘汰赛，两天下来，剩下四名优胜者：他吉哈、额力托以及军中的两位年轻偏将陈健和张明海。大都督传令，军中四猛直接入决，三日后八强决战。传令兵绕场一周通知后，人们潮水般散去，乞乞仲象忙叫他吉哈去找额力托，哪里找得到？想到燕州去看望乞四比羽，念及儿子疲乏，三日后还有一场恶战，也就罢了，于是带一行人回噶栅，反正早晚能见到额力托。

营州大比武的重头戏盛况空前。今天，在前番厮杀中脱颖而出的四勇士要与赫赫有名的军中四猛一决高下。大都督命这四将第一轮分别对前胜出者，若军中四猛全胜，大比武也就结束了，因为这四人早已分出高低，不过再安排几场表演赛之类，若能爆出冷门，则依然决出胜者。四猛已被定为一、三、五、七号，前胜出者抓阄对垒。结果如下：第一组赵文铎对陈健；第二组，安成大对他吉哈，两组胜出者对决；第三组，秦怀远对额力托；第四组，吕世雄对张明海，两组胜出者对决。最后决出本次大比武的冠亚军人选。

第一轮，赵文铎、他吉哈、额力托、吕世雄胜出，且轻松战胜对手。而他们都知道，接下来的将是一场难料胜负的恶战。

半决赛，额力托还算顺利，吕世雄几天前目睹了对手与赵文铎的恶战，心里已惧了三分。实战中额力托完全是以力取胜，双方大战了一百多个回合，硬是把对手打得筋疲力尽，最后磕飞双刀，迫其落荒而逃。他吉哈却遇到了麻烦，赵文铎这一条枪非常了得，迅捷威猛，神出鬼没，防不胜防。而他吉哈，身上流着鞑鞑英雄的血，最喜挑战，前日看到赵文铎大战额力托，即盼望着能与他交手，幸而相遇，勇气早长了三分，且他的枪法，得高人真传，如今酣畅淋漓地施展开来，煞是痛快。两个真是棋逢对手，场上双枪争锋，场外乍起雷霆，欢声叠起。二人将浑身解数，绝技险招儿一股脑儿地抛将出来，大战了一百多个回合犹越战越勇。

点将台上，赵文翔正襟危坐，心中却暗暗称奇，万不料这稚气未脱的娃娃如此神勇，心中十分快慰。场上二人又战了五十多个回合，胶着状态渐趋松弛，他吉哈到底缺乏实战经验，尽管精力尚在，却没有新的招法，未能给对方造成压力。而赵文铎却借机险招频出，步步紧逼，完全掌握了主动，一条枪似狂舞的银蛇快捷迅猛。亏得他吉哈超人的定力，危难之中，没有惊慌失措。他知对手略胜自己一筹，若这样强撑下去，必败无疑，只有出奇制胜地一搏。他急中生智，便欲用阿玛教他的绝招儿——绝命连环枪制服对手。他知道赵文铎久经战阵，此招一旦被化解，就再无胜算，于是决定悉心铺垫，先夸张地示怯乏勇。渐渐地场上他吉哈已落下风，无还手之力，经赵文铎的紧迫，更现手忙脚乱之相，出枪也力不从心。赵文铎明显感觉到对手力竭，其实他自己也累得不行，强以耐力坚持，见状心中大喜。恰这时他吉哈似忙中出错，现出大破绽，赵文铎哪里肯放过机会，倏然间当胸刺出决定胜负的一枪，期待对手一挡，变招儿即



可挑其落马，未料他吉哈早有防备，扭腰迅速一闪，赵文铎铁枪走空，在将收枪的刹那，他吉哈横枪向下一拨，突发绝命连环枪。赵文铎只觉三条枪同时向自己的门面、咽喉、前胸袭来，而自己的大枪在右侧难以反手发力，慌忙一闪身。哪料来枪猛且快，赵文铎到底慢了半拍儿，铁枪早抵前胸，他吉哈发力一颤，护心镜砰然撞破，所幸那枪再未深入，赵文铎被震得显些落马。经久不息的叫好呐喊声宣布了胜负。

第二天休息。第三日上午辰时，最后一场决赛，停赛一日吊高了观众的胃口，今天场面的热烈更是无以复加。传令兵在万众欢腾声中绕场宣布决赛开始，他吉哈和额力托在点将台的一左一右意气风发地打马而出，各自刚刚在场中对峙站定，战鼓已震天乍响。两匹坐骑似通人性，早耐不住性子，前蹄刨地，仰头嘶鸣，待主人一纵便箭一般冲出。二小将抖擞精神，发一声吼，两支铁枪早碰撞得火星迸溅。两个枪法同出一门，招法变化早熟烂于胸，交锋并无悬念，倒似事先编排好了的表演，快捷顺畅，直如千丈悬崖奔流而下的瀑布，极具观赏性，叫好喝彩声此起彼伏，连绵不绝。若比功力，二人旗鼓相当，凶猛额力托或胜一筹，机智他吉哈却强一段。而他吉哈有阿玛指点。赛前乞乞仲象告诉儿子，那额力托枪法凶桀悍猛，可惜变化不多，你可避其锋芒，以柔克刚，借力打力，若以硬磕硬，弄不好会两败俱伤。他吉哈悟性高，交手时即谨遵父教，这不仅使他能化解额力托的一筹凶猛，专凭一段机智即可得分了。且说两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大战了一百多个回合，犹杀得难解难分，但二者付出却不相同。额力托付出七分气力，他吉哈方用了四分，两个都越战越勇，而他吉哈却从容得多。莫看额力托外形悍猛，却内蕴灵气，尤其对于武功的悟性非凡，他很快觉察对手的心计，冷笑道：“小子！跟我来滑的？嘿嘿，看谁滑过谁！”于是还以其人之道，收蛮力而施巧劲儿，依然凶猛如故，气力却省得多。额力托打法的变化令他吉哈吃了一惊。所谓行家出手，即知其功，能在激烈交锋中取对手招儿法而用之，其悟性实属罕见。他吉哈暗忖道：如此耗下去，胜负真是难说，须得用计赚他。两个又大战了五十多个回合，他吉哈已计上心来，显现体力难支。额力托见状，哈哈一笑，更迅捷出枪，不给对手喘息之机。他吉哈故意叫声“不好”，奋全力拼死一搏，得隙拨马便走。额力托岂肯放过，紧追不舍，也是艺高人胆大，料他即便有诈，也不过回马枪之类，且他自有破解招儿法，暗藏杀机，令人防不胜防。追出十几步，他吉哈果然速度变缓，待额力托跟进，突返身铁枪闪电